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三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歷代學案

第二十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四川大學
PDG

目錄

清儒學案

八（卷一四六至卷一六九）

刁忠民

金生楊校點

邱進之審稿

.....

—



儒藏

目

錄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六

春海學案

嘉道閒、公卿之以經術名者必稱春海。學於凌仲子氏、又出儀徵之門、其資秉之異、識鑒之真、精神意量之包涵宏遠、亦有儀徵規範、論者謂儒林祭酒足以繼之。惜天不假年、所成止此。然兩世內廷、雅負物望、約禮博文、持以教士、輜軒所至、樸學振興、碩彥魁儒、聆聲嚮和、固隱繫一時風氣焉。述春海學案。

程先生恩澤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戶部右侍郎。先後入直南書房、上書房。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直上書房。先生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義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輔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逾冠、所

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先生甫十一歲、哀毀力學。及長、爲諸生、益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最後乃從凌仲子氏游、及其闡奧。凌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後以計偕居京師、所學彌廣。凡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通籍後、清譽日隆。視黔學時、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文端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技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曾釗之名、必欲得之。釗久丁憂、先生不知也。書榜大失望。先生銳意著作、惟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書。詩文雄深博雅、積稿盈篋、後刻爲程侍郎集。先生又多藏書、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必舉以應。阮文達入京、與先生居相近、時共講習。文達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訛、本是馥



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示先生、先生深會其意、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爲加一證。先生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當有火災、人驗其言而躓之。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先生古有之乎。先生曰、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呂覽載其事。文達稱國策地名考、自胡肫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稽疑後、此其盛業矣。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歿年五十有三。參史傳、阮元撰墓志銘

國策地名考叙

道光庚寅、余主講鍾山、或以溧陽狄惺垣先生所刻孔孟編年見示。繙閱再四、精確有翦裁、歎其必

傳無疑。亟請相見、與之究經傳之異同、考史誌之得失、辨孔、鄭、程、朱之宗旨、論班、揚、韓、柳之體裁、則皆指困倒囊而出之、不禁五體投地云。時先生館於金陵某氏、不得意、辭去。余亟延之、命子德威執經門下、昕夕過從、相得甚歡。一日談及地理之學、我朝稱最、然皆詳於春秋、史、漢、而不及戰國。惟陽湖張君琦國策釋地差爲可據、而語尙簡質、未見賅備、意欲與先生共成一書、以垂不朽。先生始猶謙讓、余固促之、乃許諾。則先立一長單、以國策地名分國錄出、凡七百餘條。又立一巨冊、以單上所錄分布各紙、凡三百餘葉。於是盡發篋中所藏書、凡有涉地志者、皆出而陳之。又向甘氏津逮樓借其所未備、凡數十百種。博觀約取、條分件繫、得一事則錄一事、遇一言則記一言。凡五閱月而稿畢。余乃集其大成、以次排纂。先原文、次正史、次雜錄、次本朝諸名家所著、參伍考訂、爲之折衷、而以現

在府、廳、州、縣實之。又參考各家圖說，繪爲十二圖，使戰國形勢如聚米畫沙，瞭然尺幅。凡十閱月而書成。遇有衆說不同，紛揉錯出者，先生復爲論其是非，條其同異，作箋疏若干言，用雙行夾注於其下。於是是書乃益完善，無所滲漏。蓋先生讀書貫串，實能言之了了，目之所到，筆即隨之，故能思畫精詳，事半功倍如此。

文集

肇十有二州說

堯典肇十有二州，馬、鄭注及晉書地理志皆以爲在禹功後。漢書地理志、谷永傳、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州郡志皆以爲在禹功前。案下濬川之文，則在禹功前之說是也。禹貢云：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皋陶謨云：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禹功告成之後，其利可百世，豈甫疏鑿即又有濬通之役耶。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

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其言甚晰，足正馬、鄭之誤。蓋舜居攝巡狩，時水土未盡平，正禹致力之際，故曰濬川。逮功成後，乃分九州。山川澤藪皆以九算，勒爲成書，以告後世，直至受虞禪後未之改也。或引鄭注肇始也爲難，則應之曰：十二州肇於堯，不肇於舜。且大傳肇作兆，說文作兆。鄭彼注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蓋巡狩必祭山川，兆星，封山皆祭義。肇不作始解，則十二州仍堯之舊，益非舜所分可知也。十二州之名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曰營，曰并，曰幽。馬季長曰：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水名，非地名。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馬、鄭之說，蓋取周禮。



爾雅成之。幽州有醫無閭、并州有恆山、營州上應營室、皆可據。故舉十二州之名、當從馬、鄭。以十二州在禹功後、當舍馬、鄭。別求三山以足五嶽、四鎮成十二山、以配十二州、則書缺有閒、馬、鄭所不能也。

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答祁滄甫

承下問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經與律俱無明文、並引顧亭林、方望溪之說、判其同異、具見閣下讀書心細。古人所略者、澤何能知、姑即所見及者奉答。案承重孫婦服當從夫、並不計姑在與否也。唐律云、婦爲舅斬衰三年、其夫爲祖後、妻亦從服。婦爲姑齊衰三年、其夫爲祖後、妻亦從服。祖姑、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遵之。至明會典改婦服姑同於舅、今通禮遵之。是承重孫婦服當從夫、著於律已久。況承重者荷爵土之重、父物固承、父未物而廢疾亦承、其婦從夫而服與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

服其應服之服耳、婦自服其從夫之服耳、彼承重不嫌於父、豈同服遂嫌於姑哉。夫承重者承爵土之重、非無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親親、曰尊尊。故承爵土者、雖諸父不敢先之、而其物也、其父爲報服斬衰三年、若施之後世則駭矣。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者尙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於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爲也。若唐以前尙有解此者、故晉侍中庾純云、今五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然則律文何以著承重之服。蓋封建雖廢、承爵土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蓋爲承爵土者發也。然則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禮而致誤也。家禮非朱子所作、白田雜著辨之甚明。承重已失禮意、其婦之服當在不議不論之例。除世襲

言若宛轉從俗，則唐律以下所著甚明，可覆案也。

狄未穎孟子編年序

言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即魯也。乃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即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即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游滕在赧王元年末去齊之後，誤三。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於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

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已五十餘，故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即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曰鈔謂伐燕有二，前伐燕在宣王，後伐燕在閔王，孟子集註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未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遠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尚易，爲孟子編年，即淹雅如閻百詩，亦謝



不敏甚矣。書缺有閒，令人歎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即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於聖賢之門則不多見，即謂先生爲聖賢之徒也可。

癸巳類稿序

吾里學派自江、戴、昌之、金、程承之，其緒蕃變，率以治經爲宗。都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凌次仲先生，與師角立不倚，則有吾友俞理初先生。凡學無門，逕則雜，雜則經學溷。漢宋天文學溷，推步占驗，執一則隘，隘則暖，暖則媠，媠則悅。一先生之言，墨守訓故，甚且持古疾以病今。理初先生憂之，於是察兩漢門逕，端其趨向，於其歧則閉也。寢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劘也。不盜惟是，宋之亂漢易判，魏晉之亂漢難判。淄澠流合，易牙能分之，撫古人之愚，若辨黑白，乃益見古說之可

信矣。書缺有閒，箋疏脫訛，徵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以爲助，粃糠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精者，啓我質我，不猶愈於求野乎。然非先生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覽博辨，差擇助詮若是之廣且大歟。先生著述甚富，未暇寫定。今春應禮闈試，受知於王菽原主政，主政薦剡未售，急索其著述，飲金刊之，蓋欲以千秋身後名償俗耳目一第之榮也。用心良苦，聞者感歎。惜乎時日稍迫，僅得十之三四耳。記十年前與先生篝燈夜坐，偶有作述，援筆立就，引證賅洽，退而檢諸篋，無一誤事，誤言，洵乎才學識有千萬人而無數者。書將就，委序於澤。澤學術謙陋，焉云知先生，然私幸並世見一傳人，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有艾也。

癸巳類稿又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俞理初所著也。理初負

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度某冊某篇、行語即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纒纒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刊、某不可憑、某宜斟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論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絢博而支、絢斷而歧。宋以後逮有明、豈無博見彊識、則徇虛車、絀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之藪、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別真偽之溷、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纏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故則野。援證典確、萃甲新意、皆陶鑄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塞、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陋。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

言天象暨曆數、以爲泰西法積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曆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察、則萬一可據爲攻戰之導也。至於掌故之鉅、名物之細、聲詁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奧、景教之歧、凡諸儒橋舌方皇者、稱引首首、如肉貫串、絲在櫛、則又非恆量所能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嫉賢、必覲縷辨。嗚呼、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強審密不憊、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自癸巳年、故曰癸巳類稿。刻成、索序於予。予讀之甚愜也、爰就所窺及者譴之、其諸廣邃、以俟大雅。

【附錄】



蘭翹學士艱於嗣、晚乃誕先生、丰儀玉映、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傅、每日讀書不過二時、而寒燠晦霾、氣候失和、皆輟課。曹顧厓少宰時官侍講、與學士同邸、每抱持先生、問以書、不能答、則徧檢奧僻不經之字相詰難。蓋好奇不羣、幼性爾也。張穆程侍郎

遺集初編序

道光壬午、先生入直南齋。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時祁文端同召見、出語同朝、皆榮之。阮元撰墓志銘
壬辰、先生典試粵東、榜後、諸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是邦今日可云全盛、然盛極而衰、天之道也。後此廿餘年、亂從粵起、再十餘年、亂將遍天下、真不堪設想矣。坐有曾拔貢釗亦習漢人洪範五行之學者、起而問難、不覺欬歔。先生笑曰、子無憂、吾與子不及見矣。諦視坐中人、曰、皆不及見、及見者、惟譚君玉生耳。後五年先生卒、甲寅曾拔貢卒、粵匪起、玉生則歿於同治十年、壽逾

古稀、其言畢諡。南海縣志譚瑩傳

壬辰十二月、先生入直上書房、課惠親王學。王敬禮師傅、出於至誠、講學為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甚相益。上與王論先生為人、有和而不同之目。阮元

撰墓志銘

丁酉七月、先生感暑疾卒、阮文達約同人集龍泉寺、檢其遺書。先一日、何子貞太史以告於其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於辨論經史六書古義及天文地志、札記最夥、詩古文詞亦為之甚勤、顧不自存省、其僅未散失者、雜置書篋中、往往無首尾題識。他日從容整理、稍就次第、當乞阮公鑒定。今苦由迫促、未遑也。顧辱公及諸君子存錄之盛心、不可以負、有國策地名考二十卷、迻寫粗畢、持正於阮公。公披繹久之、歎曰、疵類有未滌者、然既博且精矣。聞尚無副墨本、余雖欲為審訂、未忍遽攜

持去。屬還於其孤。且謂曰：諸君其急爲校讎，使無遺憾。余雖老，幸及爲覆眎而弁言以行。何紹基龍泉寺

檢書圖記

阮雲臺曰：國策地名考者，程春海少農暨狄惺垣孝廉共成是書。少農爲其綱，孝廉爲其目。少農歸道山，家況寥落，孝廉恐其放失，乃以筆耕所入付諸劖劂。工將竣，求序於余。余既歎少農之虛衷好學，又嘉孝廉之能始終其事也。阮元國策地名考序

梅伯言曰：人嘗屬曾亮以事而匿其情，漫爲請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紿也。其行己情深而義方，雖他事類如此。傳曰：直諫多聞，古之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梅曾亮春海先生集序

生集序

張石州曰：公負奇氣，博觀強誦，於經訓史策、天象地輿、金石、書畫、壬遁、太乙、脈經、格學，莫不窮極要

眇，究析發皇之。張穆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狄叔穎曰：曩與故少司農程春海先生同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本擬即以付梓。先生曰：成書太早，古人所戒。吾與子年方卅彊，儻能斟酌盡善，使閱者無可指摘，豈不快甚。因各寫一本，弃之篋衍，耳目所及，時修改，往復札商不下數十次，雖在車塵馬足間，弗置也。狄子奇國策地名考序

何子貞曰：京師才士之藪，究樸學，能文章者，輻湊鱗比。至於網羅六藝，貫串百家，又巍然有聲名位業，使天下士歸之，如星戴斗，如水赴海，在今日惟儀徵及司農兩公而已。何紹基龍泉寺檢書圖記

春海弟子

何先生紹基 別見湘鄉學案

鄭先生珍 別為子尹學案

莫先生友芝 別見子尹學案

春海交游



祁先生鶴藻 別見鶴皋學案

梅先生曾亮 別見惜抱學案

張先生穆 別為疇齋學案

俞先生正燮 別為理初學案

魏先生源 別為古微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為定盦學案

陳先生奐 別為南園學案

沈先生垚 別為敦三學案

江先生沅 別見良庭學案

劉先生逢祿 別見方耕學案

錢先生林

錢林字金粟、號東生、仁和人。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左遷庶子。少
有羸疾、貌古神清。學問淹博、於書無所不覽。每執筆、文不加點、如宿構然。阮文達督浙學時、歎爲此
邦翹楚。熟於漢唐注疏及近時經生家言、於史記

誦尤博、論遼、金、元兵制、皆史志所闕。及官翰林、充
國史館總纂、於名臣言行及河漕、鹽榷、倉儲、平糶、
海運、采買、災賑、銅政、錢法、地丁雜稅諸大端、靡弗
詳究。不喜結納。每夙興在丑寅之交、炳燭讀書、隨
即著錄、無閒寒暑。所輯當代名流紀事凡十一冊、
廿餘年來、未成書也。生前以稿付汪孟慈、久之、王
菽原索得、始爲編刊、題曰文獻徵存錄。詩集寫定
三十卷、將歿、以詒春海。今所存者、玉山草堂集十
二卷、續集五卷。參史傳、王藻文獻徵存錄序

【附錄】

先生始生四歲、隨父任江西、有口授王勃滕王閣
序者、先生甫上口、琅琅成誦。五歲出就外傳、讀書
一目數行。能作擘窠大字。嗣隨任福建、福建修鼓
樓、先生書海天一柱額、一時有神童之目。福建名
勝之地、咸來求書、先生才九歲耳。先生讀書、終身
不忘。蒙古地名、官名、載在史冊、他人不能記憶者、

先生背誦無遺。有問者，答以某書某卷某葉某行，覆書帙，無差失。汪憲孫撰墓表

狄先生子奇

狄子奇字未穎，一字惺菴，溧陽人。道光乙酉舉人。究心經籍，不屑屑章句。嘗讀毛西河論語稽求四書臚言諸書，愛其博淹，而病其攻駁朱子，思補朱子之未備，著四書質疑四十卷，四書釋地辨疑，鄉黨圖攷辨疑各一卷。時春海長鍾山書院，與同纂國策地名攷，薦諸林文忠，則徐聲譽益重。主講安徽宿州、河南覃懷書院，一以敦行植學爲教。後患風疾，卒於講舍。參溧陽縣志

陳先生慶鏞

陳慶鏞字乾翔，號頌南，晉江人。道光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累遷工科給事中。值海疆多事，疏請申明刑賞，指斥貴近無少屈，一時直聲震朝野。與臨桂朱琦、高要蘇廷魁有三御史之

目。尋因事鐫級，降光祿寺署正。乞假歸里，日事撰述。文宗登極，以侍郎朱鳳標薦，仍起授言官，補江西道監察御史，調掌陝西道事。先生既蹶，再振，銳氣不撓。前後章奏數十上，皆軍國大計，可見施行。時閩境盜起，蔓延漳、泉、興、永間，因疏陳事宜。奉命回籍辦理本省團練，既抵家，編聯保甲，勦撫兼施，賊黨遂散。以積勞致疾，陳請開缺。會匪首林俊糾衆撲泉州，復募卒登陴守禦，三戰皆捷。賊平，叙功，以道員候選。咸豐八年卒，年六十有四。贈光祿寺卿。先生精研漢學，而服膺宋儒，謂六經宗許、鄭，百行學程、朱。亭林之言，吾輩當以自勵。其治經實事求是，嘗爲三家詩考、穀梁通釋等書，皆屬草未竟。於聲音訓詁文字之學，鑽掣弗倦，故於說經及考釋鐘鼎諸文，皆能紬發故訓，洞達神旨。工詩文，樸茂淵古，晚而益進。著有齊侯壘銘通釋二卷、籀經堂類稿二十四卷。參何秋濤撰壘銘通釋跋、陳榮仁撰墓誌銘



文集

日中見沫解

易沫、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徐武蓋反、又亡對反、微沫之光也。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王肅云音昧。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崙云、輔星也。按陸引字林作昧、王讀昧、下復云鄭作昧、則與呂忱、王肅同、無事別言之。鄭作昧與子夏傳昧二字、當是從未、作昧與呂、王從未作昧異、轉寫誤耳。廣韻、昧、莫撥切、星也。引易日中見昧。玉篇、昧、莫割切、星名、即鄭作昧之證。玉篇又有兩昧字、一音莫潰切、冥也、昧爽、旦也、即說文所云昧爽是也。一音莫蓋切、明也。又斗杓、即字林所云斗杓後星是也。說文無昧字。釋文、曦、末也。說文、灋、或作沫。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並作昧。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作昧。以聲求之、當亦從未作昧、非從未作昧。疑許書或

漏脫耳。

禮于六宗解

六宗自漢以來、迄無定論。竊謂六宗乃宗禮也、虞制宗禮不可考、以周制推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昊天大帝、即虞之絺纁于上帝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帝、即虞之禮于六宗也。五帝、東方靈威仰、南方赤熛怒、西方白招拒、北方汁光紀、中央含樞紐。以其次于昊天大帝、故為宗以祀之、而以其祖配。虞配帝宗堯、是時堯尚在、仍遵唐制宗帝嚳。六宗者、配帝及五帝也。郊禮於壇無屋、宗禮於廟有屋、故言宗。虞宗在文祖、周宗在明堂。周書乃單文祖德、周末立明堂、亦稱文祖也。宗為廟祭。說文、宗、尊祖廟也、從宀從示。宀、謂屋也。宀、注、交覆突屋也。古者屋四柱、東西與南北皆交覆也。有堂有室、是為深屋。自部、霽下曰、宀、不見也。示、神也。古文作示。三、示、日、月、星也。示在宀

下、依屋以祀神、指事知其義也。洛誥、記功宗臣、我宗多遜、惇宗將禮。禮記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皆言宗禮也。皆爲有屋以祀之也。禋者、柴祭之名。周禮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祭天用禋。五帝天類也。故亦用禋。宗祀之禋、經有明文。書禋于文王、武王、王賓殺禋咸格。詩肇禋、迄用有成。皆宗禮之禋也。說文、禋、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籀文從一、作𡇗。從一、則與宗字義合、是宗亦以禋爲祀也。𡇗與宗皆從一、則禋不得專屬之郊矣。禋爲積柴實牲、取其禋氣上達、則禋之爲祀帝無疑。宗有禋祀、則六宗之爲祀五宗及配帝亦無疑。以孝經證尙書、其義適合、解者可無煩紛紛置喙矣。

生民首章魯毛異同解

詩生民、據許叔重五經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可知漢以來三家傳授皆無異辭。自毛出、謂姜嫄爲高辛氏妃、帝、高辛氏

帝。敏疾。因禋祀郊禩。高辛氏親行。姜嫄從帝後。履帝之跡。于是齊敬敏速。而鬼神歆饗之也。鬼神食氣謂之歆。劉向列女傳曰。姜嫄有邠氏之女也。出野。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向世習魯詩。所傳乃魯說。據此則姜嫄爲有邠氏女。不言某氏妃。正聖人無父感生之說。魯說履跡在先。禋祀在後。與毛兩歧。鄭君箋詩宗毛。此獨易傳而以帝指上帝。據爾雅。敏。拇也。當郊禩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其拇指之處。歆歆然。遂有娠。言履巨跡。正與魯合。唯禋祀在先。履跡在後。文略異。解姜嫄不從毛訓。亦不從魯訓。別以爲高辛氏之世妃也。蓋謂高辛傳世子孫之妃。觀其駭異義云。諸家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皆執偏之論。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娥簡狄吞飴子生契。此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且



蒲盧桑蟲、煦嫗成爲己子、矧天之精氣所感不能使其子賢聖乎。則感生之說、又不必有父無父泥之矣。毛說自劉歆、班固、賈逵、服虔、王肅、皇甫謐之徒、皆以爲然。魯則齊、韓而外、河圖中候、稷起握契、其文確有可徵。要之、毛語其常、堯舜亦人耳、初不信感生之說。使姜嫄非響妃、稷非響子、周人何以禘響而郊稷。禘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稷爲響子、故禘之。魯語其異、聖人之生天是使、獨使姜嫄爲響妃、稷爲響子、則周、魯何以特立姜嫄、不聞別立響廟。詩又何以云、即有邠家室。故但以有邠氏之女訓之、於經昭合、說詩者當以魯爲優。

予曰有奔奏解

詩奔走、陸德明經典釋文、奏一本作走。劉熙釋名、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走、奏同聲通用。說文、奏、進也、從本從卅、從屮、與執同義。奔、奏、謂服役趨事之徒、即詩清廟駿奔、走在廟、書武成駿奔走、執豆籩、

禮大傳執豆籩、遂奔走、左昭三十一年傳將奔走之、聲義皆合。毛解奔走爲喻德宣譽、以奏爲奏白之奏。攷虞書敷奏以言、益稷暨益奏庶鮮食、僞孔傳謂進于民。詩六月以奏膚公傳、奏爲也。王充論衡作上書謂之奏。文選表題注、効驗政事曰奏。尙書大傳御史奏雞鳴于階下注、猶白也。廣雅、奏、書也。釋名、奏、鄒也。鄒、狹小之言也。奏有言義、故毛訓宣喻、是讀奏如字。鄭箋則謂、奔走、使人趨附之。趨附猶奔走作轉音讀。孔冲遠申其意而解之曰、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之人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則又合本訓、次訓兼釋。然奔走自屬臣說、不屬民說。文王聖德、虞芮質成、自然嚮風、何待宣揚聲譽。且本文予字訓我、若謂我有喻德宣譽之臣、殊非聖人語氣。觀上下句疏附、先後、禦侮、皆指自臣、不應此句獨指自民、則詩言猶多士攸服奔走、